

林深 著

吃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吃城

林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PDG

〔津〕新登字(90)002

吃 城

林 深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8 插页 2 字数 3100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1998-5/I·1781 定价:18.50元

目 录

小锅.....	1
大器	21
大户人家	34
浪花	48
清风	66
大嘴	75
冷灯	88
书憾.....	106
毛衣.....	115
渔歌.....	124
朝天锅.....	128
海赌.....	138
端阳.....	158
大拿小传.....	166
生之照.....	177
西行三十里.....	192
山与海的对话.....	203
山青水秀.....	216

戏客.....	229
浮士.....	251
冷海.....	285
母亲纪事.....	334
带去的泪.....	366
吃城.....	395
 后 记.....	 440

小 锅

伯父自吃上小锅，情势就非同以前了。

伯父是四十岁吃上小锅的。四十岁的伯父情势就非同以前了。

伯父以前是条好汉强汉能汉。他二十岁时，以精明强干当了家。但家是穷家。穷家好当也难当，照穷下去便好当，要使家富强起来就难当了。伯父接了当家重任时，我家极穷、穷极。家庙祭祖时，我家竟拿不出供品来。我族祖上出过礼部少卿，相当于文化部长，世人称为毕少卿。是极其荣耀的。我族的家庙就是极阔极场面的。有皇上赐建题匾的双楼牌坊，家庙是三层大殿大寺式的。虽历经多代多年，却不失金碧辉煌。庙内除了祖宗神位还有历代做官达贵的祖宗的画像绣像，看上去个个天神一般。我不相信祖上都是这等的好人物，疑是画师们笔下的神化。同祖宗画像绣像同挂于墙上的还有几朝天子和一些大官大僚大儒赠送祖上的字画。它们黄旧得有如祖父那光了板的老羊皮袄。家庙里还有景德镇官窑出的宫用供器；杭州织造局出的紫檀木镶珠雕花供桌供椅。几百年过去，依然放着珍品光华，且益发滑亮了。

我族人丁也旺，偌大一村，几乎全是我族一姓。小官小吏者不少，做商为贾，拥地有山户也多。大官也有一二位。每每思来，

都觉是祖上荫德，祭祖时便特别尽心尽意尽力尽孝。那些好户人家备宫烛札香、猪羊三牲来祭祖。差一些的人家也要做来斗大馒头上供。

想来我家没受祖上的什么荫德，一直穷得一白二白三白，饭也吃不足，拿什么来祭祖敬土呢？

祭祖是个脸上的事体，大家将供品摆上供桌时那笑、那意，却把伯父大为刺伤。他自觉那脸撕去了皮一般辣痛，且是直冒血。他咬着牙，一家一家地看人家上供品，上一份，人家对他那样一笑，他就觉着脸又给撕去了一层皮。

最后，是族长毕放正上供品。

放正族长是族里首户人家。大哥放国上大学时去了广州黄埔军校，现在上海二十六路军任师长。放正族长家有大官，上得供品也大好。一只烤乳牛，一只烤乳羊，一只烤乳猪，谓烤三牲。

放正族长掸掸缎面狐袍大襟儿，提提袖口，扬臂喊一声：“上供——”

便有十二个家丁抬着三只棺一般的火漆烫金的巨大食盒，内中横放着大漆漆过一般红亮的、插着闪亮有如冰凌一般的杀刀的烤三牲。这烤乳牲散发着喷鼻的浓香，使伯父不由抽紧了鼻孔，只感这香是流了油的。他不由“啞”地深吸一股口水，像是吸着了那油，立刻香透了筋骨。

放正族长斜视着伯父，一笑，再提提袖口，又一招手，一位家丁提着一只小食盒，风车车一般滴溜溜地跑进来，放下食盒，滴溜溜又出去。

放正族长走到食盒前，一擦狐袍大襟儿蹲下去，将食盒揭开，内中是一只火油炉架着一只精巧的东洋生钢精小锅儿，还有一瓶香油，两只天鹅蛋。

我故乡地处海之边天尽(东)头,地秀水丽海蓝美,最是白天鹅的乐土,每年冬春便有祥云一般的白天鹅成群飞来,做爱生卵衍息儿女。但这春节时间却能让祖宗吃上天鹅蛋,那就是神话了。

白天鹅生息时节,放正族长买下天鹅蛋,用铁箱锡焊封起,着石沉于院后十丈深井内,俟祭祖时取出,蛋鲜如初。

煎天鹅蛋祭祖,是放正族长一大专利,人们不知他那储蛋方法,只好望蛋兴叹。放正族长便蛋压群芳了。

放正族长燃上火油炉,有人即掩上口鼻,直怨这火油味。放正族长且不管这许多,将香油倒进锅里,叭叭碰开天鹅蛋,倾于东洋生钢精小锅里。小锅美滋滋地叫,平时这少有生气,弥着死沉霉味的家庙大殿里,立时窜起一股生动的奇香。伯父怎也管不住自己的口水。他刚当家,第一次代表全家来家庙祭祖,第一次嗅这等好香味。只道人间未所闻,此味只应天上有。

于此,伯父突然感悟到了人间的天上地下。

放正族长将煎好的天鹅蛋供上,笑溢溢地望着伯父,亲切地问:“深子,你们家今年上什么供品哪?”

深子是伯父的小名,放正族长叫来亲切。

我家本来就困穷,加之新丧了祖父,今年祭祖就更拿不出供品了。伯父无言以对,下巴抵于胸上,头垂于肩下。

“说啊,”放正族长又跟一句,“你们家供什么啊?”

“他有个卵供。”不知是谁爆了一句,接着又爆堂大笑。

伯父被笑得满面窜火。他猛地扬起头来,一步跨到供桌前,嚓地拔下插在烤乳牛上的冰凌样的杀刀,扒下身上那家织土布彩条棉袍,撸出黑瘦的膊杆,嚓地一刀下去,嗖地便削下一片肉片,似削下一片黑了心的萝卜皮。伯父只感凉凉的一股风穿过裤

骨，似爬过去一条蛇。接着又感到一只红红的烙铁滋地烫透腓肉。再接着腓杆就似一条木木的木杆。伯父双目出火。他想要大吼一声，暴跳一番，暴发一阵，但他却温温地笑了，笑得很木然，似慢慢劈开一条木。他笑木木地拌着那条滴血的腓肉，走到东洋生钢精小锅前，将那片腓肉向锅里一扔，嗤——腓肉和生钢精小锅发出响亮又刺激的亲吻之声，又立即放出一股浓烈的爱的异香。

伯父用杀刀不时地翻着那片腓肉，将那腓肉煎得焦黄，用杀刀一搥，穿起来，放到供桌上，转过身躯，又木木一笑，笑得很残酷，望着一殿族人，问：“哪位能刎肉敬祖？”

族人们的脸立时一片屎黄。

放正族长家里到底出过师长，他自己又到过许多大地方，也见过几次法场砍人的恶场面，割一块腓肉是吓不住他的。不过，他的确为伯父这横空出世的举动吃惊。但族长毕竟是族长，一族的统治者。他很快镇定下来，捋着淡须，笑吟吟唱一般道：“建深，你只有供品，可有祭酒呀？”说着，提提袍袖，从自家食盒里拿出一瓶“张裕葡萄酒”，拧开瓶盖，一一向祖宗斟着蜜汁一般的酒液。

建深是伯父的大名，放正族长从不这样郑重地叫他。今儿不知是什么心里促使，竟呼起伯父的大名。总之，这是一种严肃。

伯父望着放正族长的酒瓶，微一思忖，又木木一笑，拌起削去肉的腓，对着供桌上的酒盅，将伤口一捋，哗——一股血液浓酒一般流进酒盅。伯父再木木一笑，又扫族人一眼，残酷地说：“哪个又能以血为酒敬祖宗？”

族人们头上出了汗豆：深子这小子，原来这样横！

放正族长也偷偷出了一脸汗粒。他弄不明白，一惯软弱似阳

姜的建深，今天怎得这样硬拔起来？他心里一叹：这年头啊，人说横就横了！

伯父伤膊过去了木劲，痛辣锥一般扎上。他光头上也涌出一层露珠般的冷汗，不觉咯咯地错起牙齿，但却还铁铁地挺着。

放正族长便就笑了。极深意地看伯父一眼，那眼神伯父读懂了：明年祭祖时，你还能再割肉放血么？

是呀，一个人能割几次肉？能放多少血？能拼几次命？伯父读着族长的眼神，心头一阵冷缩，伤膊也由辣痛变成冰冰地痛了。他全身涌过一阵悲哀：是啊，明年祭祖我还能发横么？人立于世，总不能全靠发横吧？

伯父就感到身上阵阵发软，冰一样要化。但他使劲地冷冷挺住了，脸都扭曲了，他在心中大叫：“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家业创立起来！”

伯父脸上这表情，放正族长也译明了，他心头一阵发寒，似有了一种必然的预感。他啞地吸口冷气，心中叫：这小子，日后准定是个人物！

二

伯父准定能成为个人物么？这，乡人们是不相信的。他们说：哼，山草驴能成蝥蝥？伯父是穷地里一棵黄瘦的草，长不出大材料。品种不对，地瓜长不成人参果！

伯父长不成个人物是他胆子太小，小心小胆似柳叶儿，人又软弱得像柳丝丝，风吹草动柳摇，柳丝便吓得乱颤，今天祭祖竟想不到能突然发横。看来，人逼急了才能长成的。

伯父从此变得大胆发狂，疯了要使我家立于人头之上。”

那时代，农民出人头地就要发家。伯父选择了自己的路——

创业！发家！

伯父就开始疯干狂干了。

人要豁上命去干的事情，世界上就有路。

伯父瞅准了一条路——长途贩粮。当时，我故乡原始耕作，产粮很低，石岛港一些粮号铺子的船只由东北过海运粮。一解粮荒民饥，二做粮食生意。既日进斗金又夜亮天德。

由东北运到石岛的粮食要由一些大贩小贩贩运到各乡农民那里去。这营生虽苦，却是一条穷人的生财之路。

那时代，故乡的农民没有什么商品意识，只知安分守耕、靠地吃饭。更何况，天下并不太平，匪盗四起。安分老实角儿，很少去做商做贩。再之，粮贩要一些心智，否则日苦日忙赚不着钱。农民们更不愿做贩粮这苦累的难营生了。

伯父不怕这，他觉得自己生下来好像就是来人间受苦受累受难的。只是，匪盗作乱，粮道危险，让人担心。

但是，如其穷苦一生，倒不如富贵一时。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强似苦一辈子。

伯父横了心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走粮道！

每日，伯父三更天起身，吃几块轮灶婶们煮的热烂的地瓜，扒两碗瓜叶菜豆汤，便掖上挑绳口袋，扛上扁担上了去石岛的路。

粮道上粮贩大多用骡驮粮。骡这东西乃驴马交配的另外品种，比驴力大，比马有耐力，吃精料少，脚力又好，是长途贩运的最佳牲口，价格又比马贱。粮贩们都喜用骡贩粮。差一些的粮贩也有驴、牛做些许脚力。当然，也有像伯父这样苦人用扁担挑的。粮贩里就分骡帮、驴帮、牛帮、扁担帮几等了。

伯父虽瘦弱，但拼上性命担粮，一条扁担挑四口袋粮，一口

袋能盛百来斤粮，担子一上肩，四百来斤，抵一匹驴，粮贩们都叫他“个半驴。”

我村到石岛近四十里路，三更起，四更到，到后交铜子装口袋，绳子一勒，一头两口袋，扁担一插，当肩一放，牙齿一咬，身子一挺，便急急步，赶死一般出石岛，压去各乡的路，当牛当驴。路若长，中间乡村野店打一顿尖。有牲口的粮贩喂牲口饮脚力，炒个菜烫壶酒，好好喂喂腹。

伯父无牲口可喂饮，亦不敢要酒菜，只要几个大饼子，一碗菜汤下饭，呼隆隆发河水洪流滚石一般连饭和汤吞入腹，再来一瓢井水，一抹嘴巴，肩担上路，歪着磨出满掌血泡的脚，吱嘎着磨烂了血肉的肩头，落日前赶到一个明日有集的村落，大车店里住下，冬喂臭虫夏喂蚊，挨一宿，明早担粮上集，将粮卖了（或许会剩下一点），便匆匆返家。有时也去附近的乡集，当日可以返家。毋论路远路近，伯父归得门时，月也出了，星也繁了。一家人也都急了，都围在豆粒点光的油灯下候伯父回来吃饭。当家人不归，我们是不能吃饭的。我们这些孩子都候不及，空腹偎在母亲怀中睡得东倒西歪，似药昏了的鸡。

伯父一进门，不，远远听到伯父那踢沓踢沓的步声时，母亲和婶们就惊喜地招呼我们：“快醒醒，大伯回来了！”

大伯回来就是吃饭。童年的我们，每天最盼望的就是伯父回来。最喜欢听的就是“大伯回来了！”

伯父好像不喜欢孩子，好像他肩上那四百斤重担是我们这二十几个孩子给他压上的。他对我们总板着脸，从不逗引我们几句话。当然，他对叔们婶们也是总板着脸不说话。好像将话都吞在腹里当饭了。但他晚饭却要吃很多，几乎要吃半篮子煮地瓜，扒半盆子菜豆汤。吃过，默默一抹嘴巴，便回伯母屋睡觉。伯父

挑粮的那年里，伯母屋里夜间很少有灯亮和声音，伯母破例没有一年生一个伯弟或伯妹什么人物来。

晚间，我们哭尿或哭饥时，母亲总低声喝斥我们：“住声！别吵醒了大伯！”

有时在朦胧中常听见母亲低声责父亲：

“轻点，叫大哥听见！他成天累那样，你还有这穷心思！”

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只是想，大伯挑粮累，我们做什么也要小心了。

伯父这样劳累，叔们婶们也不好意思懈怠。他们一合计，春耕时又租了放正族长十亩地。创业就得遭个创业的罪，创业就得有个创业的架式。学大哥，死干！

多了十亩地耕作，营生就累了，连婶们也下地了。一家人的下力苦作，使家况渐丰了起来。

婶们就跟伯父过话儿：“大哥，咱家的营生太苦累，大伙一天二顿地瓜菜豆汤不行呀，铁打的金刚也受不了，每顿饭加上点粮食吧……”

叔们也帮腔央求：“加点吧，大哥。”

伯父沉着面孔没态度。

婶们相互看看，继续把话说得更生动：“大哥，我们大人还能苦撑下来，孩子们长骨长肉时，没点粮添腹怎行呢？再说你呢，每天百里挑粮，腹也不能总那样空。”

伯父仍沉着面孔，滚石头似的来一句：“我能行！”接着又重地斥道，“别有点家底就烧包不知姓甚哩！那不是创家业的气候！”

婶们给顶得不敢吭气儿，半晌才小声喃喃：“那，孩子呢？”

伯父抚摸着自已的伤臂，也是不吭气，也是半晌才说：“我们

小时也是吃这，也没见少长骨少长肉！”

叔们婶们一见伯父抚那伤臂就没话说，餐饭加粮的事只好不再提。背地里各房婶值灶时都偷着为自家的孩和夫加把粮食吃。

夜里，伯母常在枕边怨伯父：“谁家哪房不别个心眼，抓点自己嘴里？就你！”

伯父不吱声，只把手不停地在伯母裸身上动作。

伯母哼一声别过身：“你卖粮，那钱，就不能撸两子儿？”

伯父的手停止了动作，叹道：“咳，那就把家撸垮了啊！”

“你是当家的，不该多两子儿？”

“那就把家当坏了啊！”伯父又叹，“好当家的，没那样干的啊！”

“哼，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伯父不再说什么，手也不再动作，有如夜一样沉重。

三

伯父一根扁担，挑走了春，挑来了夏，挑去了秋，又挑到了冬。

冬来了。

充不饱腹的农民最盼冬天。冬里没有农活，天又短。大雪一封门，故乡的农民们便足不出户，将土炕烧得烙人，一日两餐吃过便滚炕大睡或坐热炕头海聊或串门听聊……

冬天，农家的天堂。

孩提间，我和农民一样，都极渴盼冬天。哦——故乡的冬天，美好的童话。我文学的精灵，都是在故乡的冬天——童年的童话里播种孕育的。当雪豆豆或雪片片在故乡的草房顶上轻轻旋飘

时，我们的天堂之门就启开——童话就开始了。我们这些孩子便跳着蹦着抓着雪花，唱着：

下雪豆 偎炕头

下雪花 听瞎吧

瞎吧就是瞎侃海聊，诸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归；秦始皇烧书埋秀才；孙大总统有三个民的主意；光绪帝的侄子又在满洲坐龙墩了；天皇是小鼻子的当家的，全日本的武士都信他的道。还有……

乡间的文学，在土炕上启蒙着我……

我爱冬天！

大雪封门，那才是真正意义的冬天、童话的高潮、天堂的中门。

那时代，人们在冬的面前是软弱的，尤其故乡的农民，大雪一到，便免一样地不出门了。

大雪真可爱。

据故乡老人们的瞎吧里说，天爷原来是下白面而不是下雪。那满地面呀，白白的一山、一野、一河、一滩……人们吃呀吃不了，吃不了。许多媳妇便烧包了，竟烙来白饼给孩子垫屁股当尿布。天爷怒了。下了雪来冻世间上那可恶的人。人间就有了大雪纷飞的严冬。

但我们却觉得冬很暖，雪也很温，似厚厚的大絮盖住了世界，大了时才知冬就是冬。

深深的冬，似长长的洞，很少有太阳出，几乎辨不出昼与夜。无事可做的人们一睡到过晌才爬起吃饭。吃过饭又各自串熟识的门，热炕头一坐，瞎吧到夜半三星至，这才各自归家吃一锅热烂地瓜，热被窝里一钻，做完人间传种接代的工作，一睡到二日

过晌。

冬天好过，不用干活。

然而，伯父的冬天却甚为难过，还要干活。他天天顶着满天大雪，冒着打旋儿鬼一样尖叫的西北风，只人单挑一脚下去雪到膝地奔波在大路小路山路上，还要担几百斤粮，还是三星歪时才归家。

大家闲适，伯父苦忙，叔们婶们很不好意思，伯父出门大家送到村头。伯父归来，一家人争着上去掸雪的掸雪、接担的接担；端水端饭端凳，忙成一团急急旋的火轮。

大家说：“大哥，大冬天，别挑了，开春再干吧。”

伯父良久不出声，半天才沉着锈铁一般的脸说：“算了吧，走着吃比坐着吃好！”

叔们婶们脸孔就微微地红，一冬天，他们都是坐着吃啊。对伯父这样干，他们有内疚，便常将这样的话来说：“咳，多咋能置上头牲口，大哥就不用遭这等罪了。”

冬天，伯父的威望就益发地高大。

一天，雪特大，扑扑地那雪，几乎是大块大块地向下砸，好似由天上一包包地扔棉花，两步外竟不见人。

叔们婶们说：“今天这雪要命，一定不去了。”他们心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定不让伯父挑粮去。

伯父说：“一定要去！”

婶们说：“不差这一天。”

伯父说：“过日子是一日干一日丰，一日不干十日空。”

叔们婶们总觉在伯父面前显得不能干、不会过日子。伯父这样一说，他们就没话。

伯父坚持出门上了路，一家人就不放心了。炕头海壁时，不

时停下瞎吧，望着窗外呼呼大雪，说一句，“不知大哥现在走到哪了？”

第二天，三星歪了。伯父还没回来。一家人坐不住了。叔们婶们打起灯笼，抄起麦叉粪叉，扁担铁锨出了门，张张呼呼地去迎找伯父。一路上找着叫着，眼看痛了，喉呼哑了，静野里似野狼嚎。

出村十里，在东山口，远远见一颗星在一摇一晃地闪，大家心不觉一提，呼地向那里奔去。

奔近，见那星是路边小树上挂着的一盏小马灯。灯下，一垛棉花一般的雪堆，似谁堆起的一个雪人。扒开这雪堆，里面蹲着伯父。

叔们婶们不知为什么一齐哭了出来，七口八声叫大哥，七手八脚捶伯父，把伯父抬回家。

热炕头上一缓，伯父醒转过来，望着哭叫的弟和弟媳，眼圈一红想落泪，但他还是沉下脸来，长长叹口气，将眼睛朝地下瞥：“我的扁担和没卖了的粮食呢？”

婶们赶忙说早收拾了。

伯父点点头。

叔们说：“大哥，你怎能蹲那里呢？再晚一会，就出人命了。”

伯父很苦地一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觉得浑身一点劲也没有了，一步也拔不动，便蹲在路边抽袋烟，谁知就迷糊过去了……”

叔们眼中又涌出泪：“哥呀，你那是累尽了啊！”

婶们哭道：“不是累的，那是饿的呀！每日地瓜填腹，顶到三星歪，钢铸的骨架也塌了……”

叔们埋怨：“哥呀，剩下那多苞米没卖，就不能抓出一把来